

中东欧国家周报

【波黑外交周报】

波黑与克罗地亚的关系

Ivica Bakota

(2019年7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波黑】波黑与克罗地亚的关系

克罗地亚与波黑关系介绍

克罗地亚与波黑之间的外交和政治关系也许不是东南欧最具争议的关系之一，但却是最复杂的关系之一。1995年签署的代顿协议奠定了目前的双边关系状态，当时克罗地亚是波黑和平总框架协议（也简称为“代顿协议”）的签署国之一，负责维护波黑的族裔间和平、政治和社会稳定，为波黑的克罗地亚族人提供援助，参与和平执行委员会（Peace Implementation Council）并保证波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双边关系中的这一系列原则并非总能得到充分维护，战争时期的（波斯尼亚）克族人的民族主义、家长式的作风有时会重新出现。但随着图季曼（Tudjman）逝世和克罗地亚完成政治过渡，此前克罗地亚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家长式作风逐渐褪去，双方也更加遵守代顿原则。事实上，在克罗地亚争取加入欧盟期间（截至2013年），波黑克族政治家往往不满萨格勒布的做法，即克罗地亚为了加入欧盟，往往忽略他们的政治地位。无论哪个政党执政，萨格勒布经常被指责在维护代顿原则方面充满着欧洲形式主义，并且不擅长处理与波黑克族人的关系。

2013年克罗地亚成功加入欧盟，改变了克罗地亚对非欧盟邻国的外交政策，但对波黑的政策转变得比较缓慢，而且并不连续。显然，克罗地亚没有严格遵守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并且正在寻求新的地区政策。但由于政府内部危机、克罗地亚一部分民众激增的民族主义以及因不了解自身实力而对邻国采取激进政策，导致新的地区政策常常受到挑战。

普莱恩科维奇（Plenkovic）的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政府掌握着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后的外交政策决策权。但是，作为欧盟成员国，克罗地亚利用自己对其他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影响力，从而错误地实行不对称的双边主义（欧盟成员国利用其否决权强制解决与邻国候选国的双边关系问题），以及直接干涉邻近非欧盟国家的内政。在2015年移民危机期间，克

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立场都体现了一种不对称的双边主义，而对波黑加入欧洲一大西洋一体化表现出新的家长式作风则是直接干涉的一种体现。

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克罗地亚外交政策决策机构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冲突（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的传统主义右翼主导着当前政府），并反映了当前波黑与克罗地亚双边关系中持续存在的一些争议。以下将介绍四个最突出的争议：

波黑与克罗地亚双边关系中四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波黑—克罗地亚关系中的第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克罗地亚想改变波黑克族人的政治地位。克罗地亚此前没有对克族政党（主要是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 BIH）在波黑联邦中的平等地位给予太多关注，只是表达了支持的态度。在2018年10月举行的选举中，在克族人“失去”主席团席位后，克罗地亚政府才开始对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领导下的克族政党给予更多关注。克罗地亚以实际行动公开支持宪法以外的政治诉求——波黑克族人想成立独立的第三实体，并支持克罗地亚议会中的克族国民议会代表——波黑克族人的超党派机构，也被认为是实现主要政治目标（如“第三实体”）的跳板。克罗地亚还起草了关于波黑克族人地位的宣言。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一些克罗地亚政客更加公开地支持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要求克族人进行选举改革。因而萨拉热窝和国际社会多次指责克罗地亚领导人企图破坏波黑宪法秩序。然而，克罗地亚总理普莱恩科维奇并未受到影响，继续要求欧洲议会处理选举法改革和卢比察（Ljubic）案的判决问题，因为所有这些都涉及到波黑克族人在联邦中的不平等地位。鉴于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政府可能会继续在欧洲议会呼吁解决波黑克族人的问题，波什尼亚克政治家担心克罗地亚的波黑政策变得更加激进，并且以支持波黑加入欧洲一大西洋一体化为借口干涉其内部族际事务。除了民主行动党（SDA）和保守的波什尼亚克政党之外，公民党（civic block）的政治家也经常向国际社会抱怨克罗地亚通过赞助和支持克族人的机构和政治家来干涉波黑事务。尽管这种支持是为了激起克罗地亚国内的反应，但克罗地亚传统主义右翼（包括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对波黑克族政党也产生了影响，这令波黑联邦的所有非族裔政治平台以及目前的克族—波什尼亚克族政治博弈感到忧虑。公民党不

希望看到克族党派重新回到民族主义，而波什尼亚克各党派也不希望看到波黑克族政党与克罗地亚政党联系过于紧密。

同样，在与战争期间有关的问题上，波黑对克罗地亚依旧持批评态度。波黑谴责萨格勒布在战争中对波黑克族人的保护政策是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家长式作风。每当克罗地亚媒体提到克罗地亚军队的战争罪行，以及重新安置黑塞哥维那一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共和国（HZHB）领导人时，民主行动党政治家便会抨击克罗地亚。HZHB虽然在战争中未被承认，但事实上成为独立的波黑克罗地亚国家。与对塞族一波什尼亚克族际战争罪的争论相反，他们已经开始了族裔和解进程，媒体和政界未对克族一波什尼亚克族裔间关系中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予以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被再次重提。每当萨格勒布官方与被指控或因战争罪被判刑的克族人接近时，波什尼亚克政治家就会表示不满。尽管媒体和公众比克族一波什尼亚克族更关注塞族一波什尼亚克族裔间争议，波黑克族人正在重拾家长式作风。最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政治秘书米尔扬·博尔奇克（Miljan Brkic）访问了因战争罪被判刑的克族人布鲁诺·斯托伊奇（Bruno Stojic）。波什尼亚克政党就此指责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行为，甚至谴责克罗地亚对波黑和波什尼亚克族人采取了“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仇外和侵略性政策”，正如波什尼亚克族主席团成员德扎法洛维奇（Dzaferovic）在7月所说的那样。

第三个问题是边界划分，除了两国的共同边界存在十几个未解决的领土问题，最受关注的是关于建造佩列萨茨（Peljesac）桥的争议。之前的简报介绍了佩列萨茨桥争议的历史背景，以及波黑方面对争议的不同意见。与民主行动党关系密切的政客们认为，佩列萨茨桥的建设有利于双方解决佩列萨茨桥穿越内乌姆（Neum）湾的海域争议。然而，克族主席团成员科姆希奇（Komsic）支持他们的看法，不顾克罗地亚的不满，提议将佩列萨茨桥争端移交国际仲裁法庭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议。

7月中旬，佩列萨茨桥争议有了新的进展。波黑主席团以两票赞成、一票反对，呼吁克罗地亚在未解决波黑公海航行权问题前停止建造佩列萨茨桥。正如克族和波什尼亚克主席团成员共同宣言所述，如果继续进行建设，波黑将启动调解程序，并在必要时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诉讼。若非塞族主席团成员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反对这一宣言，并意外地转

而支持克罗地亚，以损害塞族共和国重大国家利益为由，要求塞族共和国大会发布单独的声明反对波黑主席团此前的声明，这个问题即将成为一个外交问题。据媒体报道，多迪克反对在塞族共和国境内的波黑—克罗地亚边境的格拉迪斯卡（Gradiska）桥战略建设项目，并且想获得一些个人利益，但这些都是需要克罗地亚方面的支持。但是塞族共和国并不支持多迪克的想法，佩列沙茨桥争端最终并没有上升到外交层面。然而，无法确定波黑政治家是否会坚持对佩列沙茨桥的官方态度。目前只有塞族主席团成员发表反对意见，科姆希奇以及克族主席团成员则难以表态，因为他们会面临两难困境。波黑克族人应该支持克罗地亚，还是波黑的国家利益？这个问题被视为当前佩列沙茨桥争议的核心。

波黑与克罗地亚关系中的第四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解决移民危机。从去年开始，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第二波移民和难民正在把巴尔干作为抵达欧洲的第一站。大多数移民经过波黑，并试图进入克罗地亚。然而，最近有报道称，克罗地亚边防警察暴力对待从波黑经过的移民。在过去几个月里，调查记者揭露了克罗地亚警察的暴行，以及波黑警察声称有证据表明克罗地亚警方正在将非法移民赶回波黑。这个问题在两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克罗地亚否认了这些指控，波黑则继续指责克罗地亚警方的暴行，并将欧盟对此事件保持沉默称为“可耻”。对于波黑的许多人来说，封锁克罗地亚边境对波黑社会稳定非常不利。同时，克罗地亚还把波黑描述成有潜在恐怖分子因素的不稳定国家，企图对波黑采取家长式作风或激进政策。与此相对应，克罗地亚总统格拉巴尔·基塔洛维奇（Grabar Kitarovic）在7月底访问以色列期间发表声明，指责波黑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无法控制移民流入、在国际上界引起了关注，并且加剧了克罗地亚和波黑的紧张关系。在克罗地亚总统发表声明之后，克族主席团成员科姆希奇在媒体上指责克罗地亚把“从未到过波黑”的难民塞进波黑，并呼吁克罗地亚总统普莱恩科维奇尊重波黑边界和领土完整。这一表态消除了欧盟对波黑克族政党可能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担忧。

（作者：Ivica Bakota；翻译：刘梓绚；校对：贺之杲；审核：刘绯）